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韓昌黎集

(四)

韓愈著

武漢大學

圖書館藏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昌黎集

(四)

韓愈著

國立學基叢書

韓昌黎集

卷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

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僑音喬

以禮相國

○相去下同

人未安其教

安或作知云此以教叶僑與囂車牽詩用韻如此

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

許堯反

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

易否臧凶○否音鄙

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不善吾避維善維否

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下塞上聾

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下閤下閤則上聾

邦其傾矣旣鄉校不毀而鄭

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監古衫反

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或然

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

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或作旁暢交達非是

達或作通於虛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綱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埴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且字。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字。

而有盡字。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

爲奇。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字。韓愈曰。相國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字。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

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

則有讎。注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扳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釣聲

勢。宿資蓄貨。或作宿貨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巇許宜反。要平聲。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

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晉殷浩

語。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國策龐蔥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卷伯詩。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小雅巧言詩注云云。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直而不

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非是。亂世

一作世亂。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

惑。聽或作視。聽或作視。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進而或作進。雖進而爲之。亦莫

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或無而慎字。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無

哉字。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

作今乃。又無矣字。旣下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爲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壻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

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作于。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公下或有之字。

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作其有。凡在此趨公之庭，或無此字。○今按此下疑當有而字。議公

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

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

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爲南上或有能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作且。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

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

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敘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

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

并舊傳爲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

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開上或疑當有然字。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蚍蜉音毗浮。○今按悟字無理。且从諸本作語。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語或校作悟。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从諸本作語。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詬或作語。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卒之或無之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創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江淮爲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旣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於賀蘭也。或無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懷上或無霽字非是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

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或作箭曰吾歸破賊。歸或作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

或無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欲將或疑衍一字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嘗及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嘗字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

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二十四

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

士賦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

起或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戶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泣。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作呼巡之。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渾瑊也。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或作始。非是。

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或無五字。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

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

異體或作上下。非是。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勞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

之柯。同榮異壟之禾。○方云。三館本潮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爲一句。今本本作禾。由枝字訛也。今按。殊本連理之柯。即今所頌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即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也。蓋追爲前日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觥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韻不協。失之遠矣。吾僉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今按之。

字疑當。今欲明于大君。欲或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亦重複。無他奇。當从方本爲是。奮肆姁姁。上音吁。下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于康衢。頌曰。

于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詢或作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罷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

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距或作拒。其不合者。誕寔聯鎖于河。作不合或宵浮晝湛。舟不潛通。沈或作

方作舟用。方並从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爲虛設。而其下句亦

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然其襟抱况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

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

童噉噉。音叫。噉音劫。衆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極或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

二句。方从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爲最多。疑爲初出未校之字。而刪之耳。方氏

直謂閣本爲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爲最多。疑爲初出未校之字。而刪之耳。方氏

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其文理之如何。已爲可笑。今此乃復造爲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官

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閑寇偷。作開或黃流渾渾。胡本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

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从石閣。蜀本作醇。○今按此記。方氏多从石本。石河之汙。

汙。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燕或作宴。此記多从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爲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

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燔或作焚。詩其榴其翳。注曰。木立死曰

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音。呀。窪者爲池。音。蛙。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

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嵒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嵒之道也。其丘上

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蜀本如此。或作頌者。頌从石閣。杭

疑頌字。按頌字。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

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其字。其側石

作宜。皆非是。直音值。當也。史記。樛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

皆非。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涉浙湍。今鄧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今按浙音錫。其縣是。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蟠狄所家。○狄或作獫。縣。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蟠狄所家。○狄或作獫。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作瑰或作瑗。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也或作之。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豪。諸本作濠。石或作壁。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為濠。據退之作記時尚為濠。作濠誤矣。通典以為州名。字本作濠。○今

按顏魯公千祿字機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開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開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豪。○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士或作總。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守邦國。守或作定。贊天子施教化。而又

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作所。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

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閎或作宏。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作苟。其帥之不文。則其

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

徙建封之。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有凡字。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

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曰字。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

校書郎方為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

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

所謂閱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有字或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作扶或作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或無也字泳或作伏。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來上或無俾字

畫記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其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音的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坐上或有二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無者字○今按一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或作婦人而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爲或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蜀本同。但又有上者下者。而無馬字。乃與上下文意行者牽者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爲重複。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此承涉者。則陸爲方出相屬。今从之。

水也。不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是者齧者。○齧音纈。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字怒相踉齧者。○齧音臬。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爲或作焉。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駝。下賦注。橐駝者。言其可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楯音盾。餅盃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閤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有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沈存中云。彈碁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藝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藝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感然四字。或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爲上方無始字。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額下髭。記謂再進再屈于人。屈當作出字。乃與詩意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下或有丞字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日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劾或作該方從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爲最且至以相訾訾也○數所矩切訾將此切訾牛刀切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以或作以澄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据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音藥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學律令喜爲吏岸下方無而字爲之方作爲文而讀連下句曰爲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僻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疑按丞字或衍文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枿一枚也水漣漣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爲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蓋敘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爲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爲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爲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爲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

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爲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嘗臨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爲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

之稱。特閣本作時非是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揭或無事字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

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於上或無袁字私喜幸

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

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

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賞。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大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

西道。太原王公即仲舒爲洪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苑生方從文

今按下字對偶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日或作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或無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聲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

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

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察屬所得。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前漢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幹切。漶胡館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祭湘君夫人文。○今按瓦甃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愈既非是。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

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上元二年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常肅代朝。獨爲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晉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作複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官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注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爲議郎。

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
冲之登字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
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或無道字識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
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
愈記

卷十四

雜著書

鄆州谿堂詩并序○鄆音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本退之文有

厚銘縣西北劉村路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鄭州榮陽索河上鄭儋碑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
胡珣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
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爲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有國退之文宗一樹降旗而
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樹降旗而
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
堂也公時爲兵部侍郎曰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
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以華州刺史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揔下或有爲鄆曹
充海沂密爲一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揔下或有
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三月以薛平爲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爲沂州刺史既一

年。襲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漢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長慶元年。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總徙天平。而召摠還將大用。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即位。其曰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漢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搏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搏心一力。或作竭心力。搏或作竭。一或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元和十四。王弁殺其觀察使。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謂二年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使。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使。崔羣也。置或作署。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闕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或置上有署字。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闕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此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闕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為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元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師道。至將彊卒武。曹漢於鄆州大而近。曹漢於鄆自為一句。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漢於鄆州大而近。曹漢於鄆自為一句。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憾二字。或作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罷。蒲藥切。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也。下或有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襲嘉之。

字或無或公及郡封

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

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

壘公之化。
一〇

本疊
作平
緊聲

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

無德而下字或

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壖。

九壩與九壩同州也

有葉有年有荒不條

作不
有或

河岱之間及我憲考

收正之。

收或視邦選侯以公來

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孟音義同

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

音○
詡煦
摩

手拊之箴之石之

作箴
針或

膊而磔

磔○

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

師師
征石
作本

師作
爲帥
是○

石今
本按
或平

淮西碑

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

此詩
公十

獨孤郁以

墓令
志叶
亦強

見以駭
淮南子
勿驚古
勿音也
駭萬令
物有平
將自聲

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覺而駭亦

二條證而已。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

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

音○
嫩諏
施

用不差。○施人用不屈。谿有薈。

苾

○蘆。毗賓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苽與苽同音。孤。

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遺

音○
亦戮
此

邦是麻

貓相乳

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爲幾乎詔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爲詔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母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咿咿。音伊。其一
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
亦異之大者也。或無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閣杭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
罪以平。伐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
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
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
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
已。或無此二字。因敘之爲貓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
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也。下或有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
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

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

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或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

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

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

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字。觀其

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

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爲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爲魯得元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

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

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旣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

十一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其字。孟子辭而闕之，則旣廓如也。或無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

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闕之者何說。作之者或

「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

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從閣杭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

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

會三。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

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字。已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

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下名

或無而字。其實或作於實。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盡各言爾志。盡上或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

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

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字。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

而或作所。爲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聞下或無有字。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

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

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于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

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

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封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爲健乎。二或作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或有其字。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

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者下或有有在字。豐上或有既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

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

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

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

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當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

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

又曰。敍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

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

遠或作遠矣。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總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

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

雖孔子亦有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

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

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子。有其道而不以

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作焉或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證申直贊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

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爭或作諫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

城字亢宗定

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贊不能得書乃求爲

夜不出六年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乃去隱中條

山遠近慕其德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爲陝虢觀察

寧資東帛召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

心哉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

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或並無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

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

終無也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

或作實匹夫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祿秩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本無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咎，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有心字。或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父。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孜孜矻矻。音

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有門下字。或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

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

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

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皆非是。賢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

武子。○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言盡言於亂國。○今按方本殊無

文。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

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恒王。穀梁傳曰。改此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經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二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總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也。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葬。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字。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字。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於是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禮檀弓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

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無稚而下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

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作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或無然字稷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壘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非上或有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此或作其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教或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或作禘祫○今按篇內皆作禘祫。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廟。祫者。禘也。謂審禘其尊卑而祀之。禘祫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

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

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

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

議。不敢自專。擬在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

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按官不及

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之。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年

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

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

下再有宜字。○今按

上之字疑當作而。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禮記注。土封爲壇。除

皆藏於祧廟。禮記。遠廟爲祧。注云。遷廟之主。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

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

壇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具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遲，諸本作違。今从閣。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犀遲兮。犀音栖。遲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卽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陵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爲字，其於或作於其之下，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并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居之。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四字，之遠作遠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禘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玄王，禹也。詩：長發，玄王桓撥，是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

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神之神。或是作神。非是。又常祭甚衆。衆或作頻。新書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當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祭於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議下有字。或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曰。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所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或無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

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親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不然字。下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祕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祕爲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反。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吊於人。見其兒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替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總。窮其殺。至于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其情。至于總。窮其殺。至于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

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莽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莽斷。小功之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字。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已恩怪之。

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有不上或字。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功之服。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音的。適與

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或無字。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或作時。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其不追服。

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

者恆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有字。或聞其死則悲哀。豈有聞於新故死

哉。今特以計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感

或作感容。類下或有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稅下或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

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

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

文之悚息尤深。或作甚。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從舊本。○今按此當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從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

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

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非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

人多不之見耳。○今廿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

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或升之。聞下。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有為字。或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歎字。而無

莫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父母俱全。具或初入太學。歲

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

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筭為六館。又以蕃之義

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請諭留蕃。或無諭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

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

當作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

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

主○此。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有氣上之字。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或無下字亦。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尙爲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雄孟軻以垂世。卽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哀于西域。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變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哀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哀二。者而仁義之德。以教人。以天下生之。道曠乃存。而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備聖人之器。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人。以天下生之。道曠乃存。而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備聖人之器。資善至。於人之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之所爲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無裨於教也。執事之所爲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爲一書。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子固不出於世之字。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弘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音楊。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撫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撫言未可憑也。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程或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之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道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天下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親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終無所顯於後若以不亂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天之與人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昔顏子之席幾豈待五六乎執事目不覩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父子之道必資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道欲待孟軻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慨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後無字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上下猶

子亦宗事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竢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己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爲。考之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則此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爲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爲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爲字。一本作鳥。害其爲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卷十五

書 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从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

合并其於人人。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它人。非是。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

字之處。或作人處。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

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或作以。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

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卽是從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

汴州四日而軍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送主人與吾有故建主人謂張哀其窮居

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默然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翽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

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

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爲山陽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

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

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爲山陽令愁憂無聊

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

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

乃乘不測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或作尤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

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倩猶將倒廩傾

困困一作箇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

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糴載而歸。○糴苦隕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

工部尚書李實爲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御史正十九

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

如家。如閣下者。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且今年已來。

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

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

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州。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皤白。皤或作皎。天馴其心。○馴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楊董作西華屯是也○屯之役夫屯或作田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不人立而拱竊

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

請試辨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

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戎閭杭本作我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

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下

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此附或無也字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

職或嘉或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鐵樁也切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拆云

髮削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

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

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爲大而可願也崩拆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是宜

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苑作合全無文理文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

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賀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

十二月九日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

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

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作喜或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文苑作泰

句不類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

辭鄙而義拙。琴操曰。寧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

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

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爲屬上句。爲或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

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爲正。或皆無之。或

而不可讀。以爲古則不淳。以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是歲八

位。即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作宜或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驪明之言。不發

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

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複出古之道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

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

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

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勣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

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

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

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尙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字非是。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

可也。聞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

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

或注頓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行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

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頓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天保樂詩作寶

讀蔡琰胡笳辭詩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於移族從并與京兆書閣杭本如此云頓

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占數爲京兆人實答頓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頓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

從并爲徙井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頓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頓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

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無自字手披

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潤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

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

而自失陳悼或作憊或作惶或作憊說文悼懼也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

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樞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

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錄粹皆作憚憚赫字小訛也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

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言或無之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

有德一字有且有言也揚子雲曰雲下或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老切胡昔

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樊遲

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

然下或有則字。非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

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尙書相公啓

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尙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或作慄。若無所容措然尙有厥誠須盡露

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黷或作讀。字通用。或作益甚。愈幸甚三得爲

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餘慶爲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爲留守公爲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从杭蜀本無入字。○今

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校。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

言有不便於己。閣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官

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

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僂僂日日。○僂音泯。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

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鳴鳩刺不壹也。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伏惟

俯加憐察。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

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會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或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受容

受察。閤杭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字。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

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於外下或無字。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

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

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

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

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

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長下或無字。非是。安得不小

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

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黜黜。黜黜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黜黜元夜陰。○黜。良敢切。黜。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

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爲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

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

無一分顧藉心。閤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閤

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白字。而文義通暢。略無疑滯。今从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爲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卷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詩之序曰。菁

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也。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

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錫之。或賜或作。或作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

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

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

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闢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泮闕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

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

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

應然亦無孰長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

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

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

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居窮守約，或無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

之辭。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音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

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誌

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追追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恤恤憂貌，寒不得衣，濱

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

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

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積二十年。有一下或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衍。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君上或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或無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役。國語重耳。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一作其致一。或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抑又聞上之化下。或無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或作其。○疑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故甘心

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有聞下或今字。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

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

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宰而爵。

或並無而字。而複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

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

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

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有依字。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

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

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爲。或無逃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

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爲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語差凡故今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且從方本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下或有字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不能或作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或使及二字非是閒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字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或作如比。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
闢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彊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
之行道者。有道下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
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數音朔。寧獨如此而已。惴
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
拜。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爲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

崔大名羣。字敦詩。

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

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

官一作功。

欲致一書開足下。

開或作聞。

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

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

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晉宋人書帖多用以字。

僕雖欲重

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

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

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

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奧。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

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

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

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

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或無兩字既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月十或

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

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

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

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僕

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

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

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或可下者。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音衄。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工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卞和獻玉刖足事。見韓非子。則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勅者再剋。或作則。下同。○勅。渠京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振。尤非或作非尤。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爲字。或併無二爲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

司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或境或作地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

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字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削也。又所

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翱。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儔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儔。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能。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

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

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

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一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

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

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

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

其難哉其觀於人也。字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音聿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字，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或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字。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樊汝霖云：自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諡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答李下或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杭本作。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方从三本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作及也。邪。或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愈白。不下或無果字。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巽字。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方字。又無得字。惟閣下心事瑩瑩。○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作以。或。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有而字。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或無。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

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無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作百或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或無心中字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爲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敵唐人多使敵字如盧全詩敵金擬玉擊或作拊或無之。○今按方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而下缺一字疑所引盧全詩當亦是誤本耳。○今按並字疑衍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無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下或有字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慙覲再拜。

答李秀才書

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複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

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

之聲容悅若相接讀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見元賓之

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

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

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

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愈之志在古道。又甚

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

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

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蠢焉或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

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

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方。從。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己。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

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

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愈白見胡甸切公時爲博士也

與李翱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

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貞元

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

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

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所字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閒，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或驅

作執○今按作驅即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

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下

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

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

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
字今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非不願爲子之所
云者爲或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
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嬉作悲云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
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或少上或有尤字
非是吾下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
或無豈字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瓢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去聲其不憂而樂
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此候以自解今按此與與孟東野
說書春已時盡相似愈再拜

卷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以晨入夜歸爲不可，其不

詔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忘非是。作望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喪或作哀或校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从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不愛二語並無者字。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西

而退。終或作中。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

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

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韓愈之不諂

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無能上或賢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或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知已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

不當有。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爲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衆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

已。斯須。或作頃。渴。或作傾。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

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

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

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字。或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旣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作語或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于頓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尙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頓音迪。

七月三日

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尙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

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

士之上或有夫字。達或作進。

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

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

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

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

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

聞於人。

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杭。蜀。本作苞。文選包多作苞。陳實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有而字。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

從諸本

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或。無而字。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

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

或無字。

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

將或作其。

雖遇其

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

請自隗始。

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曰字。非是。○隗五賄切。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

享而足也。

作享或作宴。

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

功下或無而字。

雖遇其人。未暇禮焉。

或作哉。

則非愈之所敢

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

通。一作與。以與義。○齷測角切。

磊落奇偉之人。

磊魯猥切。

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

公時在徐州幕。

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

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

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

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

命者。罔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

或無百千輩三字。

○今按諸本及詳文勢。豈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

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

靈臺字。見莊子。

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

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

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也。上或無者字。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或諸或作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又服或作伏言或作百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爲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有字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音薦。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旋或作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字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潁二水名。潁之或作潁水。近者尤衰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車尺奢切。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鬚或作鬢。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禘。京奏禘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或有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

下文閱。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屬。或从文苑云。屬猶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言或並有其字。愚或作情。其情或作於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盡。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首爲一卷。卷有標軸。所爲下或有賦字。非是。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楷字或無字。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閣杭本云。漢武紀。夷無。無利害。姑从方本。但未有以見。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其過懷懷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音凜。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音楊。相訾百倍。音紫。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按二句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字或是天字。更詳之。

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

已或作以。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尙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行。下孟切。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字。

恟。許切。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或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字。然子

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吾字。願足

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與衛中行書。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

云狀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一下或二字。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

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

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

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

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

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爲幸或作爲不幸非是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有吉下或字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皆存乎己歟。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是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公此書諫建封擊毬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蜀本如此。而或從諸本。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爲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有人字。或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墜。下同。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閒之事明之耳。無事上或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

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

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

○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爲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爲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

垂於胸臆之閒。臆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筮或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有或有字。而無

得字。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字。大稱意。

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俗下字。或無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或無則字。

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真或作

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

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或無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未爲或作不爲。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

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有至字。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未知是否。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慘佐之。公時爲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修。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以其年登科。侯喜以

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弘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或無跡字。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謂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有待而爲。則事字爲當。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

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其

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京或作漢。或舉進士

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一

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僞。或作邪妄。詐僞。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

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作爲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

即羣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方作行。方語爲贊。即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論。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荻者。元和二年。弘中進

登科。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爲相。張後餘者。貞和二年。後李翊者。貞元十八年。翊中進士第。或文

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廣

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稷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

幸或無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之。礎大曆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緯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人下或無此字。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有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卷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尙書書。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尙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洸洸乎。或無洸洸乎三字。○洸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

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僕。或願操一

戈。操上或無。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或作。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

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

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

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

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

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或得或作待。已下。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行。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或下或有。天下之金石。不足

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同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

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或常

作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比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或有。誠悅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或作。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有進下或

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或無以左至爲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

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

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

其字或無以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岐山下等詩也。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作過或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匠

字見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

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無

有字云下有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千字而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

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閣杭本以其知某

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知某如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

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如何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

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

首尾不甚通暢恐尙有脫誤處更詳之

韓昌黎集 四書

匹儔也。匹或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有天下或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

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獷獯之笑者。禮記獷祭脫選獷獯啖。蓋十八九矣。或無

矣。或作年。方從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

之是也。本多作八。九年其義非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

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

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輪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

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

之。

答劉正夫書。正或作畝。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嚴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畝。豈正夫即畝夫邪。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凡字。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

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

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云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不作耳李習之
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常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
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或作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進字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或無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不下或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常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侑也或注御字非是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爲侑無疑序作

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發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

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

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踖踖。上子六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

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

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敍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

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

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

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綷綷。若

此之至。總總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

其又奚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公爲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知或作智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字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从闕杭

國語。琴瑟尙宮。鐘尙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音之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

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獨以鼓爲絕，諸本如此。方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從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獨以鼓爲絕，諸本如此。方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求上或無此字。道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雖或有誠字，或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無之字，或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仙，譯次梵言。與孟尚書書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

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

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

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閣本無此四字。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本乃其本文。今從之。信此傳之，閣本無此四字。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字無與者，字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

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

○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爲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爲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利害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千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其身惛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良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言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驪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旱麓篇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

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子下或有字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都故切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

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曰或作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煨。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尙皆或無尙。字。或作皆尙。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或作荀。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闌。○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漢氏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修補。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鴈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墨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徧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藐大人。孟輕萬鐘。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頤。干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而或作且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鑒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無者字。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龔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本。意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為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

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繫上或有無衣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下或有也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阿上。仍有効字。或作効阿俗。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爲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

下或有狀字。

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

連辱或作辱連紙。

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河南。謂房式也。式爲河南尹。其卒也。謚曰傾式。始刺蜀州。劉闢

作難。暑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之事跡者此耳。

欽想所爲。有欽上或重字。益深勤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

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

有於下或古字。

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

知上疑脫一字。

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

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復出默字。○今按其義通矣。衆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

更詳之。

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

不敢去心。期之無已。

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

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

捐或作止。○今按捐罷字疑衍。○又按此書題一作

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

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

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音真。甄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暗棄去。棄或祿山反。有

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或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仇。斥不得立

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

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

事。白或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

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

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尙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